

18秋爱尔兰都柏林大学交流小结

2019-05-17 16:24:40

在定下去都柏林大学交流之前，我从来没想过我会去爱尔兰，我连去那里旅游都没想过，如果不是因为交流的话，可能这辈子都不会踏上爱尔兰的土地吧。经历了三十几小时的转机之后，我在八月下旬的一天抵达了爱尔兰。都柏林机场并不是很大，出了海关走出门就是公交车站，虽然在国内办了漫游，但是下了飞机之后一点信号都没有，靠着提前做好的攻略和宿舍管理员早前发给我的宿舍周边地图，通过找相似图形摸到了住的地方……或许是因为在国内时的作息过于神仙，到了时差八小时的爱尔兰之后，完全没有倒时差的过程，十分顺利地过上了爱尔兰时间的的生活。我的住处距离学校有一小时的车程，于是早上九点的课硬生生变成了早八。为了避免早高峰，我在都柏林上早上九点的课的出门时间比我在复旦上早八还早。雪上加霜的是，早高峰时期坐公交车的人太多了，都柏林的公交车和中国的不同，不是“凭本事挤上的车，谁都不能赶我下来”，而是司机预估车上的人数和额载人数差不多时，直接拒绝乘客上车，虽然车上通常还能上好多人，最惨的一次，我从七点五十五开始等车，等到八点二十第四辆车开来时才上了车，什么都凉了。于是每个有早课的早晨我都处于一种极其暴躁的“啊啊啊啊我怎么又没有挤上车！”都柏林大学的教学设置和复旦不太一样，除了拉丁语外，另三门课的形式都是50分钟授课+50分钟讨论课，讨论课的有许多不同的时间可以自行选择。老师对每周的阅读材料都有很详细的规划，虽然内容不同，但每周的阅读量的都是比较固定的。助教上讨论课时有清晰的引导问题。不过讨论课的课堂效果可能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活跃的同学不多，大家都安静如鸡，假装没有看到助教询问的眼神，直到助教点名才开口说话……交流的经历让我真实理解了学习最大的障碍不是语言，而是知识积累，要是相关知识积累不足，听得懂的单词灌进脑子也会变成一摞天书。有一门叫Ireland's English Centuries的课，我抱着“难得都来了爱尔兰，总要上爱尔兰史的课”的心态选了，完全忽略了自己世界中世纪史和世界近代史学得一团浆糊的事实（其实世界古代史我也学得一团浆糊），偏偏又碰到了一个喜欢在PPT上只放一张英国女王/国王的画像（一个字母都不会有，只有一张画），然后开始对着画像滔滔不绝的老师。于是每节课我都盯着大屏幕上的先生女士，小小的眼睛里写满大大的问号，脑中不断反复“他/她是谁？什么年代在位的？老师在说什么？”这门课的课后阅读也非常难，全是14-16世纪的英语，花体的s和f相似度高达99%，很多词的拼写和现代英语不同，但是读出来的发音是一样的；换言之，如果这个词我读出来发现自己不认识，我也没办法在字典里找到。不过我发现班上的同学，虽然好多都是欧洲人，甚至是爱尔兰人，但是也都不怎么看得懂这些阅读材料，大家第一周上讨论课时，在自由讨论的时间里互相问：“你看得懂吗？”“我看不懂，你呢？”“我也看不懂。”“有人能看懂吗？”大家都摇摇头。周二是最累的一天，早上七点多就要出门，晚上六点多才能回到住处，一共要上五小时的课，中午有两个小时可以歇一歇，这个时间我都会到图书馆里，找到有挡板的桌子，舒舒服服地睡一觉。根据我的观察，都柏林大学的校园设计理念是能让同学在雨天也可以不用撑伞地行走在校园里，主教学楼、食堂（虽然和复旦的食堂挺不一样的，但里面有东西吃，姑且也算是食堂了）、科技楼、图书馆之间都有连廊。上课、自习、吃饭都可以在这一片连廊连接的区域中完成。都柏林的气候总体和上海差得不太多，但是比上海干燥一点，我作为一个在上海出生长大的精致女孩，到的第一周因为身上干得难受而满世界找身体乳。随着对爱尔兰气候的逐渐适应，我的猪猪本色重新显现，至今那瓶身体乳还没用完，被我带回了上海现在束之高阁。总体而言，在爱尔兰的生活并没有什么令人不快的，但也没有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闪光点。可能是因为我比较自闭，不太经常出去玩，住得又离学校比较远，不太方便参加学生组织举行的各种活动。虽然住处位于都柏林的市中心，步行二十分钟就是都柏林最繁华的（也是唯一的）商业区，我几乎每周都去，但是作为一个在上海生活了二十余年的人，都柏林的商业区也没有特别的吸引力。在这世界上我最喜欢的果然还是上海呀。